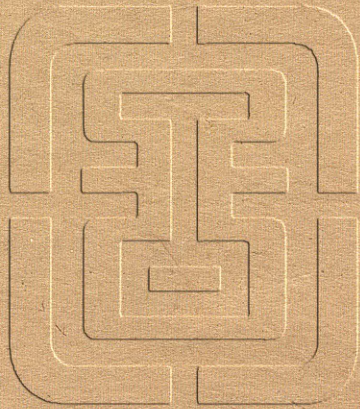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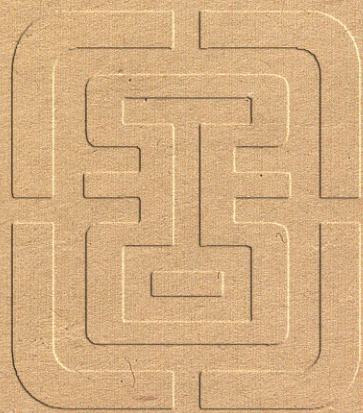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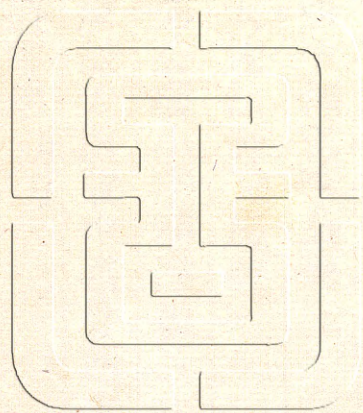
古104

8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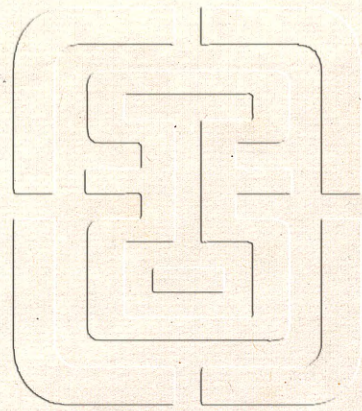
第-5











金薤琳琅卷十四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

唐大達法師元祕碑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

道碑銘 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



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侍書學士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勅書并篆

額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  
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鼉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兆曾祖嵩皇岷州刺史贈澤州刺史祖思恭皇洮  
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

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  
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  
之志未弱冠游秦梁間无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  
初嘗客武都值僭豪以讎守邊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  
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遯殺所虜獲積  
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釀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  
具以狀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  
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  
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



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四面都  
遊奕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  
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  
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  
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  
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  
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  
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  
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

抵燕通邑其推鋒劔銳皆先羣帥而真力焉遙拜左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  
西向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尙書充神  
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  
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  
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  
使管内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  
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  
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葺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



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聞

使聲援斷絕立成師

缺一字

法

缺一字號令肅嚴蒐捕十旬

指揮一舉乘墉壑如通道若梟獍以清宮而九市三條

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輅爰歸廓氛禔

為祥光攄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

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

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

甯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

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

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儻戎主政和

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

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龍渥

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

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

咈無隱理奪不回次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

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

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

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戢兵安人之



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法賙加等以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  
耐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  
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  
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于後有  
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  
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故太子中允贈兵  
部郎中曰遜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故右  
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

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  
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校左  
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  
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戎按  
俗是以似之曰憇右羽林軍將軍曰愨嵐州刺史並地  
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  
公之激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度則詔命圖  
形於雲臺矣惟大其邱隴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  
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時



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踣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曜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辭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

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厚宥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邱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丕業翳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

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

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



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  
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  
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  
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  
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  
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  
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

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  
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  
華等州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  
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  
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  
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  
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  
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



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  
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按原本跋語引碑文商華等州副元帥下重出復  
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兵馬副元帥云  
云計四十三字  
字今節去之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

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元祕塔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

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撰

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

判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

額

元祕塔者大法師端甫

缺一字

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

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

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

此無以爲達道也和尙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爲

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生囊中舍

利使吞之

缺一字

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

大宏法教言訖而滅旣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



尺五寸其音如鍾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缺一字生靈之

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

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緜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

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惟識大義於安國

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鑿法師復夢梵僧以

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缺一字

字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

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

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缺一字文殊於清涼眾聖皆

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

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

異於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

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

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

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

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

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瀦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缺一字緜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



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  
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缺一政用之明効

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

符元契歟掌內殿法議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眾者凡

一十年講涅槃缺一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

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珈契無生於悉地

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缺一報

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十方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

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

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缺一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

不可殫書而和尚即眾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

如地坦無邱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

缺一輕行者惟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

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

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

其年六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

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諡曰大

達塔曰元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卅八門弟子比邱比邱



尼約千餘輩或講論元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  
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不  
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  
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堙沒而今閣門  
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播清塵休嘗  
游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  
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

霜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梏制刀斷  
尙生瘡痍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  
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聞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樑一旦而摧水月鏡  
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右唐大達法師元祕碑裴休撰柳公權正書歐陽  
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  
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



是已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予之所錄  
蓋不止於一元祕也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搨本於四明豐  
解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好作隸字不師漢人  
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  
石刻字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  
氏者亦其所遭然也因識此漫及之

金薤琳琅卷十四

金薤琳琅卷十五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唐唐興寺碑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守太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國清河崔

尚造

缺四 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擇木書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元道無不在夫如缺四字則無是是缺一字

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無非缺一字矣而稽古者言之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

中有洞天缺三字卽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

死之缺一字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焉耳

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

而後有道之士在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

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

觀蓋以光昭我元元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

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

勢東西數百缺一字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

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

豁開長澗南寫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

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

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晨暮合嚮信足賞也始豐南

走雪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

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缺一字境總括奧祕鬱為秀絕苞



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僊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

其缺一三井缺一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後出者三

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索土經

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

金地香通元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此鍊師孰能興

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

宣帝弟太常胤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最

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

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陳

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缺一

字教戒博綜無所遺竊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

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

海缺一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缺一之工文章之美皆

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

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

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

處逍遙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鍊師之



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  
以藏往允所謂名豈仙格迹在人寰粵不可測缺二道

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  
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  
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  
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元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  
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  
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

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  
以奮至道之光其詞曰

邈彼天台峩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  
如地開煙雲路通眞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  
鍊師道入元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  
贊道無不缺三字輪奐窈窕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

山是常

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

士萬惠超等立



右唐天台山桐柏觀碑尙書祠部郎中崔尙撰翰  
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  
鍊師居此而曰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  
傳謂司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鍊師之名碑誤  
書耳予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  
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  
首傳但云睿宗嘗召子微問其術賜寶琴霞帔還  
之不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疎脫也

唐朝議大夫行聞喜縣令上柱國臨淄縣開國

未於古男子君請移置唐興寺碑

并序

憲公之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高陽許景先撰  
觀道寺主僧

缺一書

先萬物者始道德爲宗窮言象者以乾坤爲大豈若道

洽沙界盤古無以化其迹功包鐵圍

缺一字

首不能紀其

要前後際斷衆妙入於真乘色相皆空定慧生於正覺

言之不極其波若之蘊乎聞喜唐興寺者我國家草昧

之所置也時橐弓矢締構龍宮懸明鏡於方丈運寶圖

於羅衛將祛八難式護四禪乃於西山建斯精舍布金



幽徑樹福

缺一字

衡經始險蹊人跡罕到雖三空屢說給

園之衆不俱

缺一字

解常流方廣之途尙阻毗俗常迷於

悲幻聚落不聞

缺一字

使十地空有四生無拯爰初構趾

數十百年舊令因循不改其制長者居士既渴日於寶

坊清信比邱徒挈鉞於締議時縣令朝議大夫東海于

公名光庭卽銀青光祿大夫瀛州刺史東海郡公士俊

之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東海

憲公之第五子也承五鼎之華胄稟三辰之粹精陰德

未沫亢宗有後在躬而禮義克舉餘力而文章見稱好

學多能以爲入官之具清慎寡欲彌見在公之心由也

四科參爲一貫理必合於投刃事無遺於下講故能變

蟋蟀之風展蒲廬之化始鄉退而修里我有昌言終里

退而修家人無遺善此其操乃有裕彈琴自閑亦旣底

於王程將又崇於佛事爲蒲之所不及理鄴之所未行

加以識洞眞扁智融覺鍵伏忍於三昧懸解於六通身

若明珠淋無瑕也心猶平地能生衆善且循調御時見

宰官精三異之妙術敷六度之津要由是厯請天府將

徒梵宮雙樹移堅固之林八座改耆闍之岫金山赫赫



與紫殿而飛來紺宇眈眈化青樓而涌出城池故絳井  
邑新田士女溢於康莊象馬闐於里閭一一香蓋懸寶  
縷之幢種種天花散金燈之地得未曾有聞所未聞方  
將洗貪欲之腸腎開盲聾之耳目納須彌於小芥詎是  
難思置海水於虛空未爲希有僉以法雲西蓄佛日有  
部家之昧今智炬東摧迷途昭牽復之象豈非如來滅  
後將有住持時夏縣威神寺法師俗姓張法名忽缺一  
其先衣冠出南陽精持律儀薰修戒行德超於四果理  
貫於三伊大道未行同孔某之歷聘衆生有病等鑿王

之授手遂乘杯漑

缺一

振錫兆亭扶龕俗於愛河誘焚

如於火宅示方便品導波若流亡羊於九部之津去馬  
於三乘之際莫不爭持寶蓋競解缺一三

缺一

禱池之棟宇爲

苦海之舟航起予者商絜我明宰時縣丞清河張佑仁  
主簿宏農楊浩尉太原王臨尉太原王銑等並瑚璉名  
器鸞皇勁翮才無滯用政有異聲鄉三老進而言曰今  
敦禮勸農嘉惠也樹法拯人深慈也我宰君善化前古  
罕儔豈使浚儀豐碑空銘景行龍宮後偈獨闕徽言載  
勒堅金永傳沙界銘曰



佛言能淨一刹土是謂世間良福田今我莊嚴招提宇  
度脫功德海無邊猶如法雲覆羣品亦如佛日在中天  
皆是宰官惠明德羣毗安樂離苦緣樹碑紀功永不朽  
銖衣拂石億萬年

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九月壬辰朔二日癸巳建

右唐唐興寺碑殿中侍御史許景先撰寺在山西  
聞喜縣縣令于光庭爲移置之景先之文由是而  
作光庭之在聞喜不聞其有善政而乃汲汲爲僧  
移寺非賢令也

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暉奉勅贈隆闡大法師碑  
銘并序

昔吾師因地求真衆魔紛燒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  
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  
潛照屆未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  
是釋防東逝爰稱兆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  
軫競扇元風或白足相趨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  
軌爲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舟苦派人能宏道斯之  
謂歟法師諱懷暉俗張姓南陽人也遠近因宦播遷京



兆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  
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  
吳王祭酒握蘭奏位請陪雅列法師聰敏爲其性相慈  
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  
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卯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爲香  
或聚沙爲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畱步月宇香樓怡然忘  
返高宗天皇帝乘乾撫運出震披圖虛已求賢明敷  
待士總章元載夢覩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  
丹檻邇青蒲廣獻眞誠特蒙褒讚帝乃親授朱紱令處

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鸚林之地奉勅於西明

剝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旣挂三衣俄陪四衆翹勤遽  
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

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悲花照灼情祛缺一字漏

擁藤井於蓮臺叡化無涯馭鐵圍於寶國旣聞盛烈雅

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

眞乘親蒙付囑自惟薄祐師資早喪想遺烈而崩心顧

餘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墳塋遂於鳳城南神和原

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帝城之北里歌鍾沸



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  
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遠模切利樓臺峩業直寫祇  
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獨秀葉暗花明逾嚴霜而靡萃  
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  
眞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窣堵波塔周迴二百步直上一  
十三級或瞻星揆務或候日裁規得天帝之芳蹤有龍  
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鷲嶺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邱  
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冥資故能遠降宸衷令資  
舍利計千餘粒加以七珍函笥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

興供養則天大聖皇后承九元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  
猶尙志想金園情欣勝躡或頻臨淨刹傾海國之名珍  
或屢訪炎涼捨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檀航  
法師業行高缺一字利益繁多故得名振九重芳盈四部

奉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爲寺主於是綱紀僧徒規模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彌堅紺宇洗洗常住豐而更實  
猶是才稱物竇道爲時尊知與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  
與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敷揚外積冀  
傳聖旨用酬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彌陀等經各數十遍



夫我域者弱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  
研乎事眞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  
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  
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願乘此勝因相生淨域又以  
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彌陀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  
若咒向盈四万又誦彌陀眞偈十萬餘遍理復使精眞  
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于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  
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爲諸重擔攝爾羣生舉洪

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  
復珍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逸翥遐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爲九重萬  
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梁架迴  
丹楹蔽日青瓊延風無春而反井舒花不暝而重簷積  
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桂戶彫甍  
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模圓璫方鏡之奇極人天之巧  
妙又於堂內造阿彌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成像并  
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三千海



目摘華如觀百億或因繪命采有慈氏之全身或散扎  
馳芳得憂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之魔故  
亦菩薩懨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勞則生  
喪栖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上善以  
遺形徇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忘懷形  
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療病與時侵靈藥弗痊肝器  
俄逝豈夫八林齊自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吾師等  
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  
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面西奄

然而化悲大烈烈歲陰蒼蒼天色乾兮何負殲我惟良  
業也何孤喪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荒涼抑  
亦哀悼兩宮痛蜂臺之闐寂猶是俯迴天睠載紆仙豪  
遠降恩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  
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  
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躡乘杯之懿躅雖已歸  
寂滅無待於褒揚然寵洽友于無忘於縟禮可贈隆闡  
太法師王者施行上人以至德聿修良因累著故得天  
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愼終生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剎



歷塵芥而長存旌賁元門其河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  
寺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  
音顏而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淑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

元琰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殄妄五分祈真卽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杖廣濟迷津其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既隱微言遽歿式啓先哲用資

後悟其芳猷廣被至烈彌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芻芥遐宣墨塵元門不絕代有其人其猗歟令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豈圖宿殃師資遽亡乾兮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几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其邈矣垆

野慈顏傭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眞容湛粹樓臺歸窳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日景子

建

右唐實際寺主懷暉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

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琰之語則碑乃暉之



徒所撰碑稱憚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緇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

朝廷復贈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按南濠跋謂無書撰人姓名攷碑題下有懷憚及書四字弇州王氏竟以為懷憚撰及書今據碑文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及弟子思莊等敬想清徽勒茲元琰云云則弇州之說以謬而郭允伯金石史謂唐又有懷憚禪師姓謝諡大覺元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示滅建塔瀨水此云及書豈後懷憚追及書前懷憚碑而以為幸耶然此亦臆度之見當是好事者續書之耳但不知南濠藏本何以無此四字

金薤琳琅卷十五

金薤琳琅卷十六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

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

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麟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



乎文

缺一字

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天下倚平含九德

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平公諱景

字

缺一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

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

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

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

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

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

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嚙書吐公口

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閒自後

藻思

缺一字

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

缺一字

讀易曠時不精公遲

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

轉主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

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

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

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

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

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



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眞遷殿中  
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  
恐白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  
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  
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  
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目公危  
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  
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  
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

宣王命詞氣慷慨天后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  
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勅使馳救之公  
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  
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  
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  
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官問罪事一  
字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  
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  
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



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尙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畱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

步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光祿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畱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酋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旣彼之風俗

缺字

趨苟蒲茆茨竹塲比



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旂千  
囊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  
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  
交一言思勗以缺一軍貴倖泣辭訴帝帝嗟歎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嶠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河  
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  
致罪三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  
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

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  
邑號旣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  
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  
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  
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  
深探其獄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  
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  
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  
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



金華珠璣卷十六  
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明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  
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  
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  
爲西京畱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制曰所  
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  
疋明年又兼吏部廿七年拜尙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  
常矜莊與故缺二尙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  
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  
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

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  
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  
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  
道左元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  
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  
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  
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賻物米  
粟常數有加器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  
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



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  
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佾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  
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尙書郎太僕少卿尙漢東  
太守渾臧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  
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  
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  
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慙或父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  
寅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  
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閒氣降神應期

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  
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  
義形乎色蠢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  
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  
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  
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  
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  
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  
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



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聞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其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展驟列繡裳筵跡天

官如圭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穹謀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臧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維夕郎悉心紉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常甚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邱朋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訂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元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



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越越旋臨建德歛蒞南荒俚師  
咸旣茅櫜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裳所忠來召拜命卽  
裝路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  
鈞軸是將匪躬謦謦終始洗洗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  
東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旣戕命公覆獄咸脫  
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泱泱每諱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  
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緜緜天不憖遺萎哲壤梁  
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  
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中央闕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  
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煌煌高墳崔嵬鉅鹿劇  
窟森峭宰樹繚繞連岡于嗟庶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  
論譔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訾相

大厯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  
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  
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  
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  
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  
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加歎之前碑  
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

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  
譴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  
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  
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  
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僦刻字  
之工成乎半歲磨礪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  
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  
跡於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  
之未及雕鏤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



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  
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  
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  
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  
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曆  
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  
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  
三月吏部尙書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碑去官道

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  
下始得之且歎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  
大書字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  
塚纍然類皆堙滅而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  
碑尙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  
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缺二字之  
祖贈邢州刺史爲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  
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  
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



在大宋崇甯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  
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  
貞墓在直隸之沙河縣碑久埋没土中近予友方  
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揚本見示金石錄謂  
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  
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  
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  
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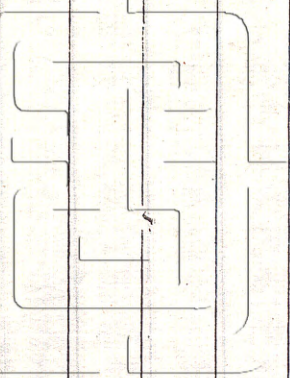
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太鳥銜書吐  
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  
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  
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  
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正通問集本云  
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  
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  
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  
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遠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



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  
 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  
 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  
 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  
 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  
 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  
 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  
 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  
 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按范致君跋謂碑側記缺八字今讀其文完好無  
 缺惟前碑缺九字攷之撮本良然但細玩此碑字  
 畫似已磨滅重經開刻者故碑文與此書所載時  
 有小異至如前碑所云無敢不謹原本作無敢不  
 畏但公而歿作攝公而歿又內史云勅公出失  
 勅公二字皆南濠繕錄之誤今並據碑訂正焉





謝公

吳郡

書小異

忠節前

金薤琳琅卷十七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達奚珣游濟瀆記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唐姜嫄公劉廟碑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錄甲帝命元夷疏朶澮而正乾綱鏗陵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貳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分  
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沖和  
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一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  
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  
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

夏作變通殊制而浮沈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  
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  
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洳象  
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閒風飈四起然  
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  
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  
憑焉盍溜潛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  
清四時一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  
危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



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記豪翰  
光昭厥美云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參軍薛  
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  
酉仲冬子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  
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  
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所聚蓋其源自  
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  
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沈水東流

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閒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  
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  
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人或不取須  
輿復沈子之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  
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  
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能出道士  
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之  
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

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闕二字崇乎祀典封茲瀆為清

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

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附于水

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

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為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

章劍履玉珮為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

玉珮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

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

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椁一

歲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

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

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

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

兩壇位席百領有餘尸至誅求為擾非潔其弊四也牀

榻乃至七簪按碑本簪字下磨減似闕一字用之類門到歛索事終存

亡大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為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  
茲悟茲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為祭器兼沈幣之舫也為余有意  
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  
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  
有三年

右唐濟瀆北海壇器物銘濟源縣令張洗撰歐陽  
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  
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  
之按碑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

元且碑載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  
於齋郎考之唐書百官志五岳四瀆令各一人主  
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  
官之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  
詳載也但與碑有不同耳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夫人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高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履之載震載風時維后稷以居  
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  
冰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  
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邠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出之  
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  
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

命禹禹讓于稷皋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  
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  
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

闕一字

夏有天下載祀四

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

載祀八百后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繇

闕一字

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歷命我

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

闕一字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

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戎



狄不窋之孫曰公劉闕二於豳居以平西戎以篤前烈

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有

德於豳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

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

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闕二邠

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

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之烈烈

闕四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啓行一戰弓矢窳於

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為匪安

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神闕二甚於市邸奈何雜處

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悞神知事

神之求祐而不知悞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

闕一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囂瀆易之俾中夫札

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為闕二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

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

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楸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

闕一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

字



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祗  
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  
境仁爲己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  
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闕一  
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  
懋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  
焉夫子曰某禱久矣抑爲尙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  
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  
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闕三字方繼

踵勲績爲時心膺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  
之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  
矣而銘記尙闕將恐寤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

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  
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  
肇宅豳土何闕二字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

宇宇亦旣卑廟亦旣摧闔闈朝合躡塵暮開蚩蚩羣毗  
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



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揚神之  
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張瑄象額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試大理

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

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

子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

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

大書履迹平三字俛州官刻寘廟側蓋州人但知

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安定梁昇卿纂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

載所記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

命立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請以不嗣遂相與義退

遜逃西周當是時也帝殷不臧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

載于周周武王秉白髦杖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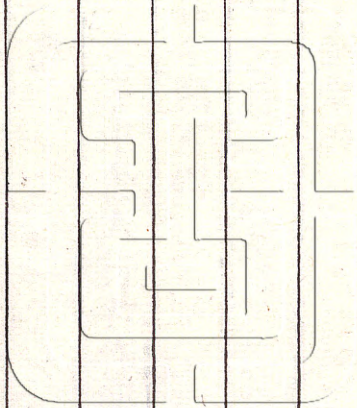
以奠罰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子時推忠臣之誠明  
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且夫大運不以皆曠達  
節不以義距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  
討罪于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志眞也檢身操也建侯  
戡難不可以闕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國莫非  
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  
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  
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先于二公者  
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茂德載在策府

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附義退曰能賢則宋穆  
之言延陵之行也道無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尙伯  
成之高也慮必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居夷佚之放  
也聲垂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辭也此數  
公者至於黜榮保讓亦爲盛矣兼之固君臣之分以愛  
其節則曷可以同議也所謂繼之者忠矣杖之者義矣  
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遑矣允矣上古無  
以加百代爲之憲越大梁歲行于是邦遇縣宰太原王  
公惠工訓農勸學敬教羣業頓以繫賴四方咨於作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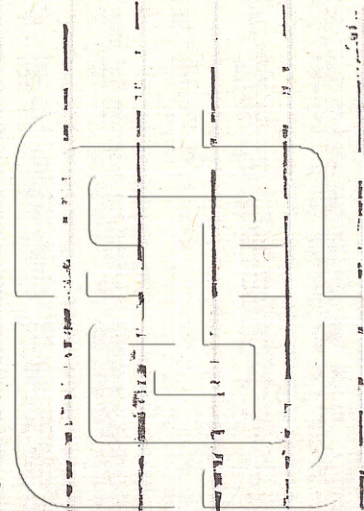
邑臨末周人悅有化以爲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  
何以圖不朽示來者而已遂因簡力考餘時經始是資  
敦崇舊規厥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前載揚懿烈使  
駿光熊熊彰紀事也以吾學乎舊史氏請隲其文固不  
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夷兮殷實荒德莫業于主人神疑兮帝  
用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犇義貞名垂兮神農  
虞夏氏已沒曷所惟兮斲石千秋聞風規兮  
黃鉞不降志

開元十有三年惟一月旣望刊立衛鶴趙禮范謙  
刻字





金薤琳琅卷十七



金薤琳琅卷十八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孔子廟堂碑

破邪論序

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

書

司馬并州牧太子左千闕 率兼檢校安北

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元  
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闕一聖

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草

夏翦闕五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

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闕二威刑法

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邴

字闕六預帝王之錄遠跡闕一史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

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絕

後垂範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也夫

子膺闕二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

降靈載誕空桑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

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

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

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并吞九邱而已

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辯談之

而不及于時天律浸微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

永歎時艱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

代止乎季孟之閒羞論五伯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



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重反淳  
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元覽  
不極應物如響辯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橫觸舟旣  
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  
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  
所以周身牖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  
王之武陳蔡爲莘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  
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  
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

潤江海斯皆紀平竹素懸諸日月旣而仁獸非時鳴鳥  
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隕尙使泗水卻流波瀾不息魯  
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  
於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下及金  
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元始永言  
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遵故訓宗聖疏  
爵允輯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  
有筐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  
蜂飛螭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



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宏至教允屬聖期  
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哉景命鴻名盛  
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迺聖迺神允文  
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闕一神謀  
不測妙算無遺宏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  
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元珪乘石之尊朱戶  
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恆典於是在三睭命闕四克  
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圖而御六辯  
寅奉上元肅恭清廟宵衣旻食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

機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爲大故能使地平天  
成風俗淳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闕一獯戎爲患自

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下冊徒勤六月  
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凌滋甚皇威所被犁  
頽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充仞藁街填委外廐開闢  
已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  
警非煙浮漢榮光莫河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  
馭朽興睭納陸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珣反樸抵璧藏  
金革烏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苟求遂古克已思治



會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爲括羽成器必  
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迺入神妙義析理微言  
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袞斯遠而棟宇弗修  
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  
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爲襲聖侯乃命  
經營惟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  
壯鳳臺鶩其特起龍楯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  
宥宥崇邃悠悠虛白闕二字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陳肅  
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跼龍蹲猶臨咫尺莞爾

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澹澹盛  
服旣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  
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葱槐  
市總翠成帷清滌元酒致敬於茲日合武釋菜無絕於  
終古皇土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  
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宏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  
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  
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  
四海之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披俱



餐泉涌素絲既染白玉已彫資覆賈以成山導涓流而  
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宏道之由人也國  
子祭酒楊師道等偃无風於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  
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尙傳風範荆州文學猶  
鐫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觀用  
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祿  
猷被之雕篆乃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  
實敢陳舞詠迺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是稟英靈神凝氣秀月  
角珠庭探蹟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邱墳成紀表正  
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羲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  
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  
海躍長鯨解蔽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  
建襄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  
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學廢風頹雅缺戎夏交  
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絕隨風不競龜玉淪亡  
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  
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



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  
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  
載修輪奐義堂宏敞經肆紆縈重樂霧宿洞戶風清雲  
開春牖日隱南榮鏗助鐘律蠲潔齋明容範既備德音  
無斁肅肅升堂兢兢讓席獵纓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  
風永宣金石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  
壞邪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

百戶王彥超再建安祚刻字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今陝西西  
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  
有九子家藏舊榻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  
京師時見世南真迹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  
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  
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迹故鮮有知是說  
者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疑

闕一字

豈繩准所知

實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

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

三洞四檢之交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

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

羣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累業儒宗法師

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

節淹通流連清醴發摘微隱比地方春用顯仁之量如

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智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

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

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

三空拯羣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

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

已重風光之拂照林壑愛山水之負帶煙霞願力是融

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峪峒焉迴

構巖崖

闕二字

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閒採五

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



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  
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  
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  
史令傳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  
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  
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  
蠅驥並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  
凡測聖之覺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  
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  
吊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  
披雲而見日同迹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  
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  
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  
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是篤  
輒以藤緬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之筆惟

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趙明誠皆未之  
見而予乃得見之豈非幸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



經其說不暇深究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錄

之

金薤琳琅卷十八

金薤琳琅卷十九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

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圓外置同正員上

柱國宏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楊承

和譔并書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為佛三身互相應化無所從來百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

而有質闕天地而闕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

圓之始卒夫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

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

立萬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

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闕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

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

至廣觀秋毫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

豪擬於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

堦牆瑚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闕是常材故佛

之侍從者即迦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辯搖金刹名振鐵

圍駢六賊如衆鳥之避鷹鷂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

而性海無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

縛不捨用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

故生已之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

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

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即知覺逐滅



生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祛  
外緣於現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  
何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  
如來觀瀑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  
虛空不染於幻強立真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  
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  
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  
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導者大矣哉若  
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

光啓夢象教東來思玉臺而

闕一字

挹鷲峯仰金偈而虔

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  
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  
以成其志卽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  
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  
侍省事上柱國邢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  
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邦家重器居繁不亂  
兼總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冑  
清慎爲戈矛跡尙彤闈名高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璋佐



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  
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  
捧白日以揚光戴青天而翼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  
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于戈在野天心恐  
師老矣而誅翦未就乃命公撫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  
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利萬物以車塵  
相屬參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  
或縱六奇之辯卽濤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閭之情  
卽趙楷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旛旣張

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驅蓄  
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旌旃而不嚴  
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爲鋒鏃詐餌武口賊果輕  
襲利吾大軍遂使晝掩沙河葛伯之賊夜遯合流宵渡  
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  
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  
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迴曲官軍圍郾城我鼓  
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如芻豢  
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



日燿火失繼人無鬪心畏夏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  
乃降仍邀公正馬視師撫納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  
歸遂令啓關按轡而入醜類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  
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  
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輿尸覆族誰與咎耶皇情極  
念之故令守謙布澤潤心宣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  
聽之曰明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  
盜所制而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  
足莫匪精靈念其瘡痍實可憫惻然違子戮汝而不赦

恭命活汝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  
不幸而爲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

闕一字

曰皇上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  
舜之法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  
武功而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  
其壽爾一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罟自結厲  
階彌崇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況天德好生容  
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汙苟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  
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



國刑當宥咸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  
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  
戮一人十萬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飪方因  
惡鳥巢傾折翼於此恩波大樹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  
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牖捧造  
化之關捷勲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直以沽  
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年天聰  
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印授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

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  
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元流酌之不竭伏以元  
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  
花嚴院爲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  
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  
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剌焚香而就  
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  
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墨沼之上花開方  
絮之中衛索分鑣王羊並驚各行軌轍跡不相讓又立



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豐儉作制惟永壯  
我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材者不極其美殊形  
異狀生于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逃繩墨之下于是彩  
棟霞張彫楹雲布朱扉洞啓縹壁含光羽族棲于綺窻  
鱗介遊于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蟠之梁藥义命徒競  
戴岌岌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恍惚莫辨其形來往  
不畱其跡父于堂內造轉輪經藏一所刻石爲雲鑿地  
而出方生結構遙闕一緣立無數花幢竊比兜率造百  
干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奪真鷓鴣若飛而不

飛虹螭似走而不走欒樞櫛比維之以琳琅棖桷駢羅

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璀璨相輝煥麗交映

離婁覘之炫目公輪閱之奇闕二字歲古人多有慙色不

知來者孰能繼歟于是方表含輪虛中不滯羣經之府

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狀德者恣其探討或超諸

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涼甘露應心而滴瀝

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尙者闕二字其淺深譬

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疎數其外或圖寫龍

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天仙之類周匝其旁



白璧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口如言設無體之禮  
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煩於音律五色

闕二字

亂其目入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  
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朱燄  
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奇蘭膏自芳不  
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羣藝畢象工歸  
入龍闕一字軒四王護闔雨露香砌何塵垢之蒙潤風搖  
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天  
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覆載榮枯

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若德豈同聖代則  
而行之伏惟長慶文武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  
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授  
賜坐超湯禹立並義軒馭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  
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  
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委擢如  
荷邱山蕭艾空竊於春陽螻蟻每慙於雲雨修特闕二字  
允奉穹蒼上黷冕旒伏增鶩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  
眊澹宗于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



見容知光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  
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闕一 燄上  
續於恩光啓導法涯永資於德澤帝曰俞卿以檀波羅  
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之一會  
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之極涕零  
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何以廣福  
臣請得無染沙門真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駕彼白牛  
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伏其心爲國傳經乃  
至無算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多劫中爲人父母

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寶雨而潤及四海闕

字香雲而陰乎干界闕一 天之下孰不蒙益受益之利

上集一人伏願寶歷天齊金輪嶽固永居億兆之上克  
承無彊之休帝悅依奏公曰克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  
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  
書之辭曰小子蓬萊劣人跡度卑淺無當時應用之効  
有僻陋至愚之累靈波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  
如走光塵俟嘉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闕一 具德美



金齋現世卷十九  
愚人不敢當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  
驚人使弊足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沖霄有路且力  
小未遂况逐日無功而敢煩羈勒公又不聽是以磨鉛  
赴鐫俎之割策鈍當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  
盡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剎土凝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入正齊列

三乘並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羣魔愁詢歸  
歟歸歟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我唐必正墜典克續頽綱法雨一潤佛  
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大無爲所及宇宙之外幽宗  
默識元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邠國欽  
承久積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出彼夢宅  
如上崗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作所歸焚



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壽山澤歸  
福海層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舒光耀彩樹彼勝  
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立化賢愚其欲  
精廬大做材力豐足購地闕一字金開堦累玉大匠誨人  
必先規矩大按原本闕一字今據碑作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斷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飭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濱既美且良悉得其眞寶樹成行寶堦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抱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扃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按原本闕一字今據碑作浮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鑒行  
藏膏平潤久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脅智劍常拔  
三災不怯何以奉佛剎那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右唐邠國公功德銘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  
撰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



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  
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  
王暉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  
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  
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  
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  
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琅卷十九

金薤琳琅卷二十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唐顏少保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  
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蚺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  
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  
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旣至坐須臾



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蹙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蹙往如是便還還卽親觀願不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

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癢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



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  
謂其爪可以把背邪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  
方平告經曰鞭吾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  
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于此  
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  
一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  
瀑布漂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  
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  
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

中道士鄧紫陽于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  
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于庭中顧謂其友竹務  
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于  
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  
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  
自麻姑發迹于茲嶺南真遺壇于龜原花姑表異于井  
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  
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成繼修香火弟子譚仙  
巖法錄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隲鬱華皆清虛服道非



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  
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  
也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在今江西南  
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  
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  
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  
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  
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

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  
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  
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  
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  
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  
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城  
南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  
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全苑珠璣卷二十一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尙書充禮儀使上  
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并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昔孔惺有夷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  
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  
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譏之敢  
不祇懼君諱惟貞子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  
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郟爲  
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卒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  
其後喪亂譜謀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  
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  
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尙書學者  
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龔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  
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巡江已  
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  
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  
緜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



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宗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宛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

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將與遊奏同典校祕閣二



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  
職位溫氏為盛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  
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  
與兩兄師古相時同時為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  
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賢師古讚崇令學士  
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  
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  
著作即脩國史夔府長史贈號州刺史生昭甫按碑此  
下有本  
名顯甫  
四小字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

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  
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為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  
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高  
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荅卿之  
乃祖當為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  
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  
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  
累遷太子舍人元宗監國專掌令畫嘗和遊苑詩批云  
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元捷莫之與先歷除沂濠三



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  
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  
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孝校判入高等以親  
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  
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  
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  
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親白五爲訪察使  
魏奉古等所薦王邸初開盛選察屬拜薛王友柱國伯  
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

宜臨曠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  
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才生明邁疾而歿教義者隱  
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  
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  
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  
批荅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  
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  
阮旣而壽垂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  
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



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  
頴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  
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  
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諡  
曰忠節真卿表謝肅宗批荅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  
所在官更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  
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苟若無  
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  
朕甚嘉之曜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

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詰訓仁厚絕  
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  
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  
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  
同日子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  
真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棋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  
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  
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真長  
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兵曹真卿



早孤蒙伯父泉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  
泉尉陟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尙書再  
爲採訪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藏敦實孝  
悌有更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  
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濠州及君孫泉明佐  
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詔頗  
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  
頌孝方正好屬文翹華正頤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  
校書頤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

九口不食頤河陽尉覲鳳翔參軍頤工小楷洗馬頤恭  
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絃方義主簿泉觀並沒蠻襲明微  
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  
衛密標榜之翽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覲頗  
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顯仁友清白常熟令  
封金鄉男穎清介勤學侍郎蔣冽賞其判京兆兵曹襲  
金鄉男頤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頤浚儀尉頤清源尉  
頂幹辨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頤左率倉曹頤  
祕書正字頤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頤好爲詩



富陽尉顯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  
父羣從揚庭蹟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  
仲大智溫之激之澹之摺挺援撰溫涿陵並明經康成  
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詔並進  
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  
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  
怡滔渾允濟摺逸覲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  
學行敬仲溫之以孝聞潤有風義冕鱗邈迢以清白稱  
其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

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  
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聖代紛綸盛美遂舉  
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致失墜其事以忝聿修宜其  
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真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  
既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邾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  
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兒疾感虵童鄰火斷珥貂重  
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  
憤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稟移忠泉黃門擅文雄



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褒華州詁訓通小祕監  
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袞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祕垂無窮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已  
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額封沂  
水縣男頊新泰縣男姪男頊承縣男頊費縣男頊  
鄒縣男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  
無功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金薤琳琅卷二十

向閱王阮亭前輩評跋有搜訪金薤琳琅垂三十年始  
得之良友者自謂十五連城莫之與易則其珍貴可知  
也余無博古之識頗有好古之癖每喜抄錄碑目如方  
輿石績記金石志等書悉裝成帙嗣得趙明誠金石錄  
亦復繕寫珍藏比自粵歸從友人胡子道周處假得都  
元敬金薤琳琅一書亟舒老眼手自抄錄凡二十卷六  
十三碑與他本僅列碑目者不同因無總目又闕序文  
恐非全璧且刻係庸手魚豕頗多因略加考訂并出家  
藏舊搨四種補于後不知新城所寶者另一善本抑卽



此刻耶安得從而讐校之其快當何如也時乾隆六年八月二十日七十三蕻川老人宋振譽識

十三縣與... 宋振譽識... 乾隆六年... 刻之且又... 宋振譽識... 乾隆六年...

金薤琳琅補遺

杭八郡 宋振譽

夏禹衡岳碑

漢郃陽合曹全碑

并陰

唐景龍觀鐘銘

唐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夏禹衡岳碑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  
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奠竄舞蒸奔

右碑相傳大禹所紀治水之事在衡岳响嘯峰宋  
嘉定申何子一摹刻岳麓書院明楊用修又刻滇  
中安甯州楊時喬又刻棲霞山天開巖其在大別  
山與西安學宮者皆近今重刻也諸家註釋互異  
究非神禹命意韓昌黎字青石赤拳蝌倒薤絕妙  
好評耳何嗜古如都公未經搜入因補錄之註從  
用修原本

漢邵陽令曹全碑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  
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  
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序卽  
字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公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

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  
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胸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  
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  
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隄侯相金城西



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學甄極絳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俱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吏齊直慕史魚歷郡有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吮膿之仁

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

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碑以簿爲簿官遷

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罔潛隱家巷

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

福長諷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荆楊同時並動而縣民

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懷不安三郡

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詔諏羣僚咸碑作白君哉轉

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逆絕其本根遴訪故老商

量僬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



家錢糴米粟賜癘盲大女桃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快惠政  
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繚負反者如雲戢治牆屋市肆列  
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  
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戊亥之閒興造城郭是  
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閱縉紳之徒不濟  
開南寺閉承望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  
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  
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塚王敞錄事掾

王畢主薄王歷戶曹掾秦尙功曹史王顥等嘉慕奚斯  
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  
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  
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闕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  
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曹全碑陰

縣三老商量伯祺五百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百徵博



士李儒文優五百故門下祭酒姚之辛卿五百故門下  
掾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千故督郵李譚  
伯嗣五百故督郵楊動子豪千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  
三百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  
孳故鄉嗇夫尋駿安雲故功曹任午子流故功曹曹七  
定吉故功曹王河孔達故功曹王吉子僑故功曹王時  
孔良五百故功曹王獻子上故功曹秦尙孔都二故功  
曹王衡道興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故功曹王衍文珪  
故功曹秦杼漢都千璉故功曹王詡子宏故功曹杜安

元進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此超上一層書之義士河

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穎川臧

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祁博季長二百起故賊曹史王

授文溥故金曹史精賜文亮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故

賊曹史趙福文祉故法曹史王敬文國故塞曹史杜苗

幼始故塞曹史吳產孔才五百關部掾趙昃文高關

字曹史高廉關吉千元關宣萌仲謀故郵書掾姚閔升

臺故市掾王尊文熹故市掾杜靖彥淵故主簿鄧化孔

彥故門下賊曹王翊長河故市掾王理建和故市掾成



播尋舉故市掾楊則孔則故市掾程璜孔休故市掾扈  
安子安千故市掾高頁顯和千故市掾王渡季晦故門  
下史秦竝靜先

右碑無撰書人姓名不知何年埋沒土中明萬歷  
初邵陽縣舊城掘得碑文隸書迺古且完好無闕  
漢碑中之僅見者真可寶也歐趙諸公尙未曾見  
宜乎允敬之失收耳

唐景龍觀鐘銘

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祕控碧落而崇

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  
希聲景龍觀者

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晉城寫質闔苑圖形但名在  
騫林而韻停鐘簾朕翹情八素締想九元命彼鼓延鑄  
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  
鳧匠耶溪集寶曆罄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  
廉扇炭屏翳營鑪翁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  
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鵷鸞之殿夕騰仙韻恆流鶉  
鵲之闈聾俗聽而成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



攸鐫其銘曰

紫宸御歷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夔律應張  
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俯延兆人風巖  
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  
銅史而司辰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  
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右銘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鐘今在陝省  
城鐘樓搗之甚難故都公不及收也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  
撰

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  
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  
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天地不復以  
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  
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



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  
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  
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行  
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輕  
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  
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  
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  
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

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干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  
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  
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  
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  
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  
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  
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  
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



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  
以臻于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仗如魚水伸達奸  
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  
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蚤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  
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毗未息汚俗未  
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  
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  
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畱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  
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

代而同瀉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  
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  
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  
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  
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  
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  
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  
鋪敦潤瀆攝跡畏威襍居懷仁中原盱食不測不克以  
待可勝允臻其極天命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



中墮反旂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佐  
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  
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智天遏吁嗟嚴  
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  
繇是而言殊塗其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  
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  
吟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二十  
九日建鐫字人魯建

右碑在成都惠陵之北人僅知諸葛名垂宇宙而  
不審裴中立之文與柳子寬之書均足鼎峙千秋  
情僻處西蜀所以好古如趙明誠都元敬俱未搜  
輯也余以甲午年遊蜀謁其祠宇讀其碑文慨然  
想見其爲人隨購榻本藏之行篋者已逾二十餘  
稔今補錄卷尾俾世之博覽君子或因是書之失  
收而附刻焉則幸矣



金薤琳琅補遺

補遺刻之北人增於南燕

